

爱情无非

上册

就长这个样子

——梦里闲人 著——

.....
女人可以恨、可以哭
但是不可以不坚强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爱情无非

上册

就长这个样子

——梦里闲人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无非就长这个样子：全2册 / 梦里闲人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43-2927-8

I. ①爱… II. ①梦…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087号

著 者	梦里闲人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0 (全两册)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927-8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 案例一 完美离婚 — 001
- 案例二 凤凰男 — 055
- 案例三 豪门恩怨 — 103
- 案例四 同妻 — 165
- 案例五 美少女的复仇 — 203
- 案例六 同学会 — 229
- 案例七 天上掉下个亲弟弟 — 283



案例一 完美离婚

1. 前因

嘉木语录：一个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六位亲友十年。

7月5日是个晴天，不过这对A市的居民来说称不上什么好消息，天气预报连续第三天发布橙色高温预警，好事的省台记者出去采访时在下水道盖上现场煎熟了一颗鸡蛋——最高温度42度，地表温度爆表，本市气温又创新高。

在这样的气温之下，家家关闭户，空调室外机24小时转个不停。人们匆匆在室外见面时议论的永远是：这该死的天气。然后迅速而去，就算是再怎么爱交际的人，也没办法在室外多待一秒钟。

晚上8点多，气温稍稍降下去了一些，小区里渐渐有了少许的人，有人遛狗，有人抱着孩子乘凉，聊天的话题依然是：这该死的天气。

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抬头看一眼的话，也只会不在意地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大热的天……好不容易凉快了些，站在阳台上乘凉太正常了。

金顶小区九号楼七单元14层的阳台上就站着这样一个“乘凉”的女人。她将近30岁的年纪，皮肤很白，穿着白色紧身v领裙子。裙子的样式大约是两三年前的了，可是很适合她，宽肩带显出她纤瘦的肩膀，抽褶的胸部则将她稍有些平的胸显得很丰满，腰部收紧显出她窈窕的身材。14层强烈的风吹乱了她蓬松的黑发，她用手将遮挡视线的乱发掖到耳后，露出姣好的面容。她眼睛略有些肿，嘴角有一个已经不明显的伤痕，除此之外，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她看着楼下的众人，回头又看了一眼放在双人床上的电话。

时间早已经跨过她给电话另一端的人留下的时限，电话始终没有响起，所以……就这样吧……

她脱下高跟鞋，慢慢踩上了凳子，那双她最心爱的高跟鞋一只倒了下来、另一只被踢出老远。她想了想，将踢出很远的那只鞋捡了回来，跟倒下的那只放在一起，整整齐齐地码好。她就是这样的完美主义者，不希望任何一点不完美暴露于人前。

她第二次踩上凳子时，手机响了……

她却不想接听，已经过了时限，再打来电话有什么用呢？说是放不下他，不如说是放不下自己吧。她从小就是邻居、亲戚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永远讲文明、懂礼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工作了也是公司里的骨干，无论是薪水还是职位永远让人满意；就连家庭也是完美无缺的，不像那些过于完美的女性那样独立到不需要爱情和家庭。她在26岁时就跟初恋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房子、车子、存款、发展潜力，未来他们甚至准备要个孩子，一百分——这是所有人给她的评价，她原以为她自己也是一百分，直到现实给了她一个无情的耳光。

电话铃声还在持续地响着，这么坚持？她冷笑了一下，好久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呢。

她想了想，还是决定走下椅子，拿起手机……陌生的号码……“喂？”

“你确定你要跨出那一步？”电话里的女声很清晰，声音很动听，也很陌生。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要跨出那一步？”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把椅子，“我没有跟陌生人聊天的习惯……”

“但你却接起了电话……你还是有期待的吧？”

“你到底是谁？是她……”

“我跟田娇娇没有任何关系，是你表姐给了我你的电话。”

“我表姐？”她坐了下来，“她……”

“她很担心你。”

“她……”

“我们讲一讲你跳下去之后会发生的事吧。”

“呃？”

“首先你跟他没有离婚。你们的房子首付是由你们两个一起付的，他家出了十万装修，你家陪嫁了你一辆车子，房本上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收入只有你的三分之一，所以还贷和生活费大部分都是你付的。但是因为你的收入属于婚后双方共同财产，就算你两年前用你自己的奖金付清了所有贷款，房子还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各有一半产权。如果你跳了下去，首先房子一半的产权是他的，你的部分将由他和你父母共同继承。车子是你的婚前财产，但是他依旧有继承权。另外，你还有存款25万元，你今年在公司完成了一个大项目，根据你跟公司的分成合约，你可以得到大约32万元奖金。你父母不知道你的银行卡都在哪里和卡的密码，这可以先放下，就算他们知道，这笔钱和未来的奖金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恭喜你，你完成了对他最后的爱。他现在是车有房有存款的阶级了，他现在升职了，年薪十万，对吧？果

然是难得的金龟婿，难怪田娇娇咬着不肯放松。”

女人沉默了……

“现在来算算你父母的损失，你父母只有你一个独生女，是吧？”

“是。”

“他们两个今年一个62岁、一个60岁，你觉得他们缺钱吗？缺四分之一的房子吗？缺不到十万的存款吗？他们在花甲之年，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从此以后无依无靠……”

女人哭了出来：“别说了……我丢了他们的脸……”

“你有什么可丢脸的呢？无非是眼睛花了，找了个不怎么样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从来都不是必需品，你还记得你高一时获奖的作文题目吗？“宝剑锋从磨砺出”。虽然我挺讨厌这句被用烂俗了的话的，可是很有用不是吗？凤凰只有浴火才能重生，你还拥有那么多，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

“你都懂是吧？可是你就是放弃不了那个念头……那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嗯？”

“打开门，出去，在小区里坐一会儿，逗一逗孩子和小狗。如果你上楼之后还是想跨出那一步，你就去吧，我不会管你了；如果你不想跨出那一步，就到锦春三路凤凰茶馆来找我，我叫林嘉木。”

锦春三路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热闹也不热闹。这个夏天街上行人寥寥，连汽车都生怕待久了会被烤化轮胎，加足油门匆匆而过。写着“冷气开放”的茶馆里坐满了人，就算一杯茶、一台笔记本电脑待一个下午也没有人驱赶。坐在最角落桌子边穿着浅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裙、梳着栗色利落短发的女人在这间茶馆里并不显眼，她很年轻，看着像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可是当她向来添水的服务员微笑时，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沧桑，让人觉得这不应该是25岁的年轻人该有的眼神。她左手的手腕上戴着一串小叶紫檀佛珠，耳朵上夸张的耳饰像是来自东亚之类的国家。

她又看了一眼电脑，好像在等人，又好像只是在等一条新更新的状态。

“丁零……”茶馆的门响了，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笑了。

秦瑜在她微笑的一刹那就认出了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秦瑜走了过来，“你是林嘉木女士？”

“叫我嘉木就好了。”林嘉木笑道，“你跟你姐姐联络了？”

秦瑜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让你们担心了。”听她昨天电话里说话的声音，秦瑜本来以为她应该是个四十多岁、阅历丰富的女人，却没有想到她竟这么年轻，“你跟我

姐姐……”

“我们是同学。”

秦瑜惊讶了，秦瑜和她表姐差了一岁，秦瑜今年31岁，表姐的同学……应该是32岁了……可是她看起来却这么年轻……

“我比你姐姐大三个月。”

“不好意思……你保养得真是太好了。”

“没什么。”林嘉木笑了，“你姐姐也是这么说的。”

“听说你开了一间侦探社？”说到侦探社时秦瑜的声音小了点，因为国内不准许开设私家侦探业务。

“嗯。”林嘉木点了点头，“不过我们现在叫咨询社。”

“我表姐让我拿的东西我全都拿来了。”秦瑜拿出一个黄色文件袋，现在她看起来正常得像是来谈生意的普通人，谁能知道她十个小时之前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考虑要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林嘉木接过文件袋，看也不看就放在一旁，“我们还要等一个朋友，你要喝点什么？”

“绿茶……”秦瑜想了想，“不，我喝咖啡好了。”她的咖啡瘾很深，但为了备孕已经戒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备孕对她毫无意义。

“咖啡对你的骨骼不好。”

“但有利于我的心情。”

林嘉木看着她笑了。秦瑜是个很不一样的委托人，如果单看两个人现在的接触，你会说她很坚强独立，早已走出情伤。可是林嘉木知道，秦瑜这样的完美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会把自己武装得完美无瑕，反而将内在的伤藏得很深，深到里面的伤口化脓感染危及生命，别人看见的外表依旧是完美的。

秦瑜喝第二杯咖啡时，她们等的人终于来了，是个男人。她们所在的位置正好能看见他在停车，他穿着白色紧身背心、军绿色长裤。在临进茶馆之前，他从车后座里扯出一件格子衬衫套在身上，摘掉墨镜放到衬衫口袋里；又从副驾驶拿出一个单反相机和一个文件包。他长得很英俊，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全然英气的英俊；皮肤被天然晒成了小麦色，无论是露出来的还是被衣服包裹住的部位，肌肉的线条都透过薄薄的衬衫显露无遗。他进茶馆时，有一半女性和三分之一男性都在看他。

他也是第一眼就发现了两个人，走到她们跟前，坐到林嘉木旁边，将挂在脖子上的项链上的蜈蚣形状的挂饰解了下来，交给林嘉木，“上一个委托人要求的证据。”

林嘉木接过挂饰摘掉装饰用的U盘帽，将U盘插到电话上，“新委托人，秦瑜，这是我的助理郑铎。”

“你好。”秦瑜跟郑铎握了握手。她这才注意到郑铎的左手手腕上刻着绿橄榄枝围着一只怒吼的狼，刺青被欧米茄表盖住了一半，不近看看不清楚，但好像很有意义。

“很不错的U盘。”

“嘉木的主意。”郑铎笑道，“她怕有人强夺证据。”做他们这行，肯定会遇到不甘心的被调查人抢夺证据，而抢夺证据的人肯定不会放过公文包和单反相机，却没什么人会注意到一个普通的挂饰。

林嘉木将U盘里的东西备份好，将U盘还给了郑铎，郑铎原样戴了回去。

“好吧，秦女士，你想要什么？”

2. 你想要什么

嘉木语录：婚姻失败，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因外遇离婚，外遇的一方总会找到外遇的“理由”，这时要明确告诉委托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托词，渣就是渣，理由再多也是渣。当然了，作为第三方机构，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委托人真正想要什么。

跟表姐通过话之后，秦瑜就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在站上那个椅子之前，她希望张家杰给她打电话，向她悔过，离开田娇娇回到她身边，两个人一起继续维持完美的婚姻；可现在她不确定了……她确定的是……“我要离婚，可我不希望张家杰得到一分钱，我希望田娇娇没办法在这座城市立足，我还希望张家杰失去工作，被打回原形。”

秦瑜这么痛恨这两个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张家杰跟她是初恋。当时她是大学生，张家杰只是大专生，除了长相颇帅气之外，没有什么优点，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她先找到工作的。张家杰在一份月薪只有两千块多一点的工作上做了整整三年，后来是她看他这样下去不行，让他辞了职脱职培训。他不但拿到了文凭，也拿到了专业技能的证书。再次找工作时，在她的人脉帮助下他很顺利就找到了年薪五万+绩效提成的工作，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几次加薪升职才达到现在的十万年薪。可是在那之前的整整六年时间里，都是她在养着他，替他交学费、付生活费、还房贷、孝敬双方父母。

没有想到他“成功”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小三，给了她当头一棒。她忘不掉张家杰对她说的，他本来是个没野心的人，却被她逼迫着一直向前走，跟她在一起生活让他窒息，她是个可怕的女人，没有任何人能跟她在一起生活超过一年的，这些年他一直在忍受她……

正是这些话，打碎了秦瑜完美的梦想，将她推向了自我否定之路，也让她想自杀来

告别无望的人生。

昨天表姐却说，“张家杰在一个月赚两千的时候怎么没说你让他窒息？他没有工作脱产学习靠你养的时候怎么没说你逼迫他？那个时候他的压力可比现在大得多，他诸多借口，无非是想掩饰他是个贱人、人渣！”

秦瑜本来只是钻了牛角尖，真正想通了之后，轻生的念头没了，报复的念头升了起来。

林嘉木听到她的委托条件点了点头，“好的，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宗旨，请把先期费用付一下，结束之后我们再收余款，因为你表姐的关系，我给你打八折。”

秦瑜来之前已经听表姐说过了，从包里拿出刚取出来的一万块钱交给了林嘉木，“我不需要打折，我只希望你们捉奸的时候，我要在现场。”秦瑜生气的还有另外一点，张家杰一直声称他跟田娇娇是“清白”的，他只是感情外遇，身体并没有出轨，是秦瑜捕风捉影误会了他，对他逼迫不已，还影响了田娇娇的日常工作，他这才提出离婚的。

“还是那句话，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宗旨。”林嘉木收起钱，放到自己随身的包里，“这是我的名片，我们保持联系。”林嘉木给了她一张名片，上面只印着“林嘉木”三个字和两个手机号，“上面的是我的手机号，下面的是郑铎的，不过有事你还是要联络我。”

“好的。”

郑铎冲完澡从浴室里出来时刚好看见林嘉木把钱锁进保险柜，“还是不信任银行？”

“暂时不信。”林嘉木转过身，瞧着郑铎的打扮皱了皱眉头，白背心、五分卡其色短裤、拖鞋，实在不是上班的装束，“拜托……遵守点办公室礼仪。”

“如果你像我建议的一样把办公室装修得像办公室我就遵守礼仪。”

嘉木咨询工作室就开在茶楼楼上的公寓楼里，两明一暗的两室一厅，客厅就是会客室，42寸的LG液晶电视、环绕立体声的音响，投影仪、皮制沙发的组合看起来就是普通民居，与普通民居唯一不同的就是设备柜上那些琳琅满目的设备了。

一间卧室里摆了两张桌子，同样是堆满了各种设备；另一间卧室则作为档案室用。

郑铎要求将居室改装成正规办公室和请个助理来做杂事已经不是一两回了，林嘉木就是不同意，结果卫生还要两个人轮值。由于林嘉木实在不擅长家务，最后只得由受过人民军队铁血训练的郑铎做，他抱怨连连也是有道理的。

林嘉木依旧没有理他的意思，“你们男人会打开什么样的短信广告？”

郑铎笑了笑：“标准广告短信啊。”

“试过了，他没上当。”林嘉木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田娇娇的微博和QQ空间，果然都

是伤春悲秋的，什么“我想谈一场光明正大的恋爱”“爱情让人受伤”“午夜裡又想起了他，再也睡不着了”“他说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我只希望远远地看着他就好，为什么她要那样苦苦相逼？她又来电话了，我哭了”……各种矫情、各种白莲花，要是不知道的真会以为她才是受害者。

除了这些，就是晒她买的鞋子和衣服之类的，林嘉木顺着她留下的痕迹找到了她经常光顾的淘宝店，以淘宝店店主的名义发了一份新上产品的广告给她，她果然点开了。林嘉木左边的电脑显示出了已经监控田娇娇的手机，她以田娇娇的名义给张家杰发了一条短信，左边的电脑再次显示已经成功监控张家杰的手机。

林嘉木将两人的通话记录调出来，又通过网银找到他们在各大网站的消费记录，“捉住他们了。”只是普通同事关系？普通同事会替对方买性感内衣？最早的购物记录甚至是在去年5月。据秦瑜说去年年底时她跟张家杰还很好，讨论要孩子的问题时张家杰还很高兴……

郑铎看了一眼打印出来的购物清单，“哇哦……他们爱得很深嘛，团购50盒杜蕾斯。”他挑了挑眉毛，不过也没太当一回事，干他们这行的什么奇奇怪怪的购物清单都见过，这对男女品位还算“正常”。

“他们又调情了。”张家杰和田娇娇又开始互相调情了。过了大约五十条你来我往、腻腻歪歪的短信之后，张家杰开始说实质问题了，“真对不起，我好像不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了，她说离婚可以，房子不能给我。”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什么都不在乎。”

郑铎看到这里才笑了起来：“这个田娇娇倒是有几分气度。”

林嘉木白了他一眼，“你们男人，是天生就这么蠢呢，还是成了男人之后变蠢了？”她的话音刚落，田娇娇已经发微博了，又是伤春悲秋说了一大段，大意就是自己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什么都不要，不像某些女人那么物质，以为结婚几年就可以霸占别人的房子。

林嘉木几乎要失笑了，举凡人做了小三，总会说自己是因为爱情，最后真遇上钱的时候，无耻贪婪的嘴脸才会浮现出来。秦瑜说要房子，看来真戳痛了这小三呢。

林嘉木的手机响了，是秦瑜，“你看见她的微博了。”

“她知道我关注她了。”

“评论很精彩啊。”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她是小三了，评论当然精彩。”秦瑜冷笑，去掉生怕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小三的一脸抹不开肉，她也是白骨精，30岁刚出头就做到企业高管，城府之深岂是田娇娇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前台可比的，“明天周末，我带我爸妈去看

房子。”

“哦？”

“几十万的存款呢，总要花出去。”秦瑜家是当地的，父母亲都是本分的老实人，一个国企退休，一个早年下岗，在家开了间小卖部。原来家里有间公房，公房改革时凑了一万多买下了永久产权，小卖部的房子后来也买了下来，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秦家赶上了拆迁，得到了现在住的85平方米的两居室、出租的两间小套和一间旺铺。两夫妻又不爱花钱只爱攒钱，攒了钱也不知道其他投资就买房了，所以除了拆迁得的房子，还有一间铺子在收租，这都是两夫妻的产业，可这两人还是生活俭朴，平常人看见他们都以为是普通的城市中老年人呢，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少见。

按说这样的家庭并不需要再买房，秦瑜却拽着父母非要买房不可，显然是在给自己的存款琢磨去处呢。

“做得大方点，让自己背上债也是好的。”秦瑜家的存款全是她一个人攒的。张家杰这两年才开始赚钱多点，可他有了外心，哪能往家里拿钱，逢年过节打着孝敬父母的旗号，还会从秦瑜手里拿走了些钱。可真打官司法庭是不会考虑这个的，一概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论处。秦瑜给父母买房，写的是他们两个的名字，法律上算赠予，跟张家杰一点关系都没有。感谢政策吧，这座城市还没开始限购呢，否则又是一堆麻烦事。

“嗯。”秦瑜笑了，“我从表姐那里还借了十万呢，她不收利息。”

“你爸妈知道了？”

“他们还劝我跟张家杰好好过呢。我说他都不接我电话了，跟那女的四处秀恩爱，全当我不存在，表姐也劝他们两个。现在他们支持我离婚了，还说幸好没孩子。”

“这样就好。”这种事就怕父母不支持，一心逼着女儿维持那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秦瑜已经被她自己逼得够惨的了，父母再不理解，早晚还要走上昨晚那条路。

“咦……张家杰约我中午吃饭。”

“在哪儿？”林嘉木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显示，张世杰和田娇娇在一起呢，她有一种预感，约秦瑜的不是张家杰。

秦瑜报出了一个地址，林嘉木记了下来，中档餐厅离张家杰和田娇娇的公司不远。

“你小心点，我怀疑是田娇娇约你。”

“哼，是她约我更好。”秦瑜说完就道了再见。

郑铎拿着地址看了一眼，“今几个中午吃饭的地方定了。”

林嘉木笑嘻嘻地把张家杰和田娇娇的身份证号码给了他，“约你那个哥们儿吃饭吧，饭钱我报销，至于这个餐厅，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郑铎搔搔头，“好嘞。”

3. 传统女孩

嘉木语录：在所有小三类型中，白莲花型为我国最盛产的类型，其普遍形象为清纯可人，普遍信奉爱情至上，杀伤力巨大，可称公害。

郑铎当过兵，最后是从全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退役的，在这座城市里战友不多，可都是有用的，比如今天他请吃自助烤肉的刘警就是其中之一。刘警跟他同年退役，直接进了公安局，现在已经是二级警司了，在刑警队做副队长。这位刘警司可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请吃饭的，可是郑铎有请，他不止来了，还自带了酒。

“这酒是一个老毛子送给我的，据说是真正的伏特加，你尝尝。”

“我戒酒了。”郑铎摇摇头。

“真没趣。”刘警撇撇嘴，“说吧，找我什么事？”郑铎这人，没事不会找你，当然了，你有事找他，只要他答应了，赴汤蹈火他也会替你做到。刘警跟郑铎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过的，互相欠了不知多少人情，早就不把彼此当外人了，亲兄弟都未必有这样铁的感情。

“想借你一双贵手替我查查这两身份证。”

刘警把酒瓶塞到郑铎手里，“你替我倒这杯酒……”他们正说着呢，一个服务生过来了，“先生，我们这里免费提供酒水，禁止……”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经理就跑了过来，“刘队长，他新来的……”

“没事，新来的讲原则是好事，告诉厨师肉别烤那么熟，带着血丝好吃，等会儿让这小兄弟上菜。”刘警摆了摆手，他现在也算台面上的人物，熟不熟的都喜欢跟他套近乎。这个服务生，本来也没做错什么，刘警要是交代得不清楚，随便让人开了，背后人家也只会传他摆威风，为难小服务生。

“是，是，是……”经理带着吓出一身冷汗的服务生走了。

郑铎嘿嘿笑了笑：“混得挺明白啊。”说罢将酒接了过来，“既然是我有求于你，倒杯酒算什么……”

“这种事你打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请我吃饭这么麻烦。”

“嫌这里不高档？配不上你堂堂刘队？”

“烦……啊……”刘警叹了口气，“披着这身衣裳，在哪儿都不自由，不如你自在，我们家老爷子就是想不开，非让我捧这金饭碗。”

“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咱们俩换爸。”刘警不是什么高干出身，父亲是干了几十年还是普通警察的老警察，儿子从特种部队出来，他找了老领导，没怎么费周折就安排进

了刑警队，剩下的全都是刘警自己拼出来的。郑铎的父亲就是个提不起来的了，从郑铎记事起就从监狱里进进出出，郑铎为这个差点当不了兵，从部队出来本来也是能找个好地方的，可又出了点事，就到了林嘉木的手下。林嘉木现在跟他是合伙人，赚的钱除去成本、税收之类的，两个人六四分，林嘉木六他四，“换工作也行啊，我整天查外遇快腻歪死了，这人啊，怎么就不能好好在一起过呢？”

“呵呵……”刘警也摇头，“你那里好歹是好聚好散呢，我遇上类似的事，就是出人命了。别提了，我让我的小兄弟给你查查这两人。”这种事刘警也不是第一次帮郑铎了。

4. 驿站

据说，驿站是个走过青藏线、在丽江开过旅店、最后还是回归喧嚣的女文青开的，除了环境优雅带着异域风情之外，音乐也是极有特色的，在写字楼与摩天大厦组成的都市丛林里像一处世外桃源，加上价格相对来说合理，一直是附近白领阶层约会、聚餐、谈生意的首选。

正逢午餐时间，午休的白领们约几个同事或三五好友在这里吃饭，间或有几对情侣在一起腻腻歪歪，靠窗的位置正适合女文青伤春悲秋，独坐一隅，自叹自怜……

田娇娇穿着白色长连衣裙，正是最好的年纪，雪肤花貌，黑色长发松松盘起，齐刘海刚刚盖过眉毛，衬得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

她本来只是三流本科毕业，如果不是天生好皮相，看着又清纯，怎么可能在设计公司谋得一职。

今天她又着意打扮了一番，精心化了裸妆，真不比一般的平面模特差。

秦瑜进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瞧见了她。秦瑜今天是从公司出来的，到她这个职位没人管她打不打卡、加不加班，可她就是要比别人早、走得比别人晚，加班更是常态。若非已婚未育，老板怕她刚升职就要休产假，职位比现在还要高，她在这个职位已经是年轻的了。为了强调专业性，在公司就是一身职业套装。因为毕竟还比较年轻，颜色上稍微打了点主意，里面穿的是玫红色及膝紧身连衣裙，外面套着白色西装外套，头发利落地盘在一起，脚穿玫红色高跟鞋，脸上化着得体的淡妆，看起来就是成功女性。

田娇娇知道秦瑜这种女人的，在公司里她见多了，这样的女人大多目空一切，对她这个花瓶前台看都懒得多看一眼，有什么事交代也没有一句废话，在职场她们风光得意，情场上却是连她的一根手指都不如。

“秦姐姐是吧，我是田娇娇……”

秦瑜早知道是她，稍稍打量了她一下，花瓶一个，皮相不差，稍有点脑子，洁身自爱的话没准真能钓个金龟，要是不自爱……圈子本来就小，名声随便就毁了。这种人公司里的那些男同事捧着的多，真要让他们谁娶回家谁都不肯了，田娇娇的历史张家杰回家的时候也讲过，惯三一个，却没想到接盘侠是张家杰。

“张家杰呢？”

“他还有事，我来也一样的。”田娇娇果然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一副她跟张家杰是一体的样子。

秦瑜怒极反笑，嘴角弯出鄙视的弧度，轻蔑地斜睨了她一眼，“我和他的事跟外人说不清楚。”

“他一会儿就来，咱们先聊聊。”田娇娇从头到尾一直在笑，外人不知道的，看见的就是“白骨精”欺压年轻姑娘的场面。她看了看周围人的反应，心里觉得很满意，人嘛，都是同情弱者的。她又盯着秦瑜今天背的包看了一会儿，香奈儿今夏的新品，张家杰说过是秦瑜去欧洲出差的时候买回来的，加上她这身衣服，田娇娇没事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逛街，眼睛跟打码器似的，秦瑜今天的衣裳裙子没有三千下不来，外套也得四千多，鞋子没有两千块钱换季打折的时候都打不到。

张家杰说她赚得比他还要多一点，怕不是多一点……是多很多，可惜这样的女人有了钱却让男人却步了。“你的包真好看……听说这一版只有欧洲有呢，大陆都不供货。”

“嗯。”秦瑜不是什么奢侈品爱好者，衣服、鞋子、包对她来讲耐用就行，只是身在职场不得不武装一下自己罢了。这包还是陪同事逛街的时候同事让她买的，配衣服是不错的，就是偏小了点，不算能装，秦瑜的东西多，这包利用率低，算今天背出来不到十次，不过看来对田娇娇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么物质的姑娘，张家杰你养得起吗？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你解释解释，我跟张家杰真不是你想象的关系，我们两个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后来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田娇娇咬了咬嘴唇，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我知道我做错了事，你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好了，我是很传统的女孩……发生了这样的事真是情不自禁，我几次想退出，可是……”

秦瑜随手把桌上的纸巾盒塞进她怀里，“你慢慢哭，我给张家杰打个电话。”传统的女孩？为什么现在总是传统的女孩中枪，传统的女孩有这么当人家小三当得好像是原配欺负她一样的吗？秦瑜也哭过，但从来不在人前哭，当着张家杰也没哭过几回，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张家杰才觉得她不值得人怜惜珍爱？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我长这样你也看见了，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有钱人追我，在公司的时候连副总都追过我，我都拒绝了，我不是为了钱随便就跟人好的女孩子，家杰他没有那么多钱，可是他对我一直很好，我实在……”田娇娇说完干脆趴在

桌上呜呜哭上了。

副总？秦瑜心想好歹你没提你们老总，他们公司的老总是秦瑜的老客户，颇有才干的40岁男人，但是人挺花的，可有一个原则从不吃窝边草，不碰公司的员工，别的人嘛……他们公司男多女少，田娇娇一进公司就做起了副总的女朋友，只不过跟人家认真上了，想给人家生孩子，被那副总给踢了，后来还跟过部门经理、客户，她要说传统，就是传统在总跟这些有老婆的人要婚姻，结果当然是惨……也只有张家杰这样的，会跟她认真。

秦瑜实在懒得跟她废话，正不耐烦的时候看见林嘉木在隔着不远的桌子边对她微笑，不耐烦总算去掉了一些。

田娇娇哭了半天见没什么作用，抬起头看见秦瑜脸上满是冷笑，她也并不是个善茬，坐了起来，拿纸巾擦了擦脸，“家杰这两年不容易，他那房的首付是父母掏了棺材本付的，他还得也辛苦，可就是这样他还是说要把房子给你作为补偿，伯父伯母听说了这件事，气得病了……”

当时两个人买房结婚，以秦家的实力全款都是可以的，秦家也有现成的空房可住，可是张家杰那个时候有骨气，不肯住女方的房子，坚持两个人一起付首付、一起还贷款。他们俩房子的首付，秦瑜是家里拿了一小部分、她自己拿了一大部分，出了首付的三分之二，张家杰则是他拿了一小部分、他家里拿了一大部分，出了首付的三分之一，说是棺材本也差不多了。张家杰的父母是A市一个清水衙门的小公务员，两个人都没什么背景，也不怎么会钻营，业务能力普通，一辈子赚的都是死工资，没有太多灰色收入。

可这两口子是有点瞧不起秦瑜这个儿媳妇的，认为她在事业上太强了，生活上对儿子不好，觉得她家是拆迁暴发户，秦瑜的父母是小市民，比不上他们知识分子干部家庭。

张家杰外遇的事秦瑜都没跟那两个人说，想也知道他们是向着自己儿子的，没想到张家杰自己说了，还被田娇娇利用来跟自己纠缠房产的事。

“怎么分割财产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跟你无关。”秦瑜实在不耐烦跟田娇娇说话了，拿起包站了起来，“以后张家杰有什么事，让他回家找我谈。”

“姐姐……”田娇娇追了出来，腿还被椅子磕了一下，“姐姐，我知道是我的错，我跟家杰都对不起你，可你不要这样对伯父伯母啊……你毕竟叫了他们这些年爸妈，那房子是他们的血汗钱啊！”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原来就有人注意到了她们两个，毕竟一个太强势、一个太弱势，弱势的那个又哭了半天。

秦瑜明白了田娇娇的用意，这里是白领聚集的地方，离她们两个的公司都不算远，她略拿眼睛一扫已经看见两个熟人了，本来圈子就不大，她和张家杰婚姻触礁，张家杰有了外遇的事，原来知道的人不多，现在差不多是全都知道了，“我跟他事，与你